

# 小马哥

# 傳奇

之四、水上风云



7.58  
:1;4

牧野武俠作品集

## 内容简介

排帮与漕帮为争利，百余年宿仇越结越深。小马与义兄丁喜分别为两帮所请，二人几乎兵戎相见。丁喜引来饿虎岭群盗，杀了排帮帮主，小马为情所苦，与狗头军师归隐而去。

## 目 录

- 一 排漕之争 ..... (1)
- 二 各有其主 ..... (26)
- 三 百变仙狐 ..... (50)
- 四 狗头军师 ..... (77)
- 五 运筹帷幄 ..... (102)
- 六 奇兵暗袭 ..... (130)
- 七 算无遗策 ..... (155)

## 一 排漕之争

一条长江长四千余里。

现在却划分成二段。

这不是山川地理有了变化，而是人为的因素。

从四川经三峡一直到中州，也是现在的武汉，是排帮的势力。

从中州往下到江南，就变成了漕帮的天下。

天下有水的地方，都有利。

人要有水才能活，货物要有河道才能畅通，所以有利的地方，都有人争权夺利，因为利头不少，一争起来，必定是你死我活。

排帮与漕帮的历史已不可追溯，不过数百年来争吵打架已不下数十次。

原因起于利益不均。

四川是天府之国，运出的稻米药材多，长江三峡沿途

的码头也多，所以排帮的收入颇为可观。

而江南虽是富庶之地，但讲距离却比排帮短了些，而富庶的码头也比排帮少。

所以漕帮觉得一样是两大帮，为什么排帮占尽了地利，而漕帮要吃亏。

天下又非排帮之天下，漕帮吃亏得毫无道理。

所以漕帮历代帮主都以与排帮交涉为第一要务。

交涉的目的，就是要排帮退让出三峡的门户，约短两百里，其中自然也少了六个热闹的码头，把这些地区划给漕帮。

排帮自然不会答应。

既得利益，岂能拱手让人？

讲不拢自然开打。

一打就死伤上百人，这种场面已变成无法改变的循环。

而这次又是旧戏重演。

不过这次漕帮是有备而来，而且请了一位江湖上人闻之色变的高手。

这当然是漕帮的秘密，没有动手之前，他们绝不会让排帮知道。

只要排帮敢不服气，漕帮一定要打得排帮溃不成军。

此人是谁？

就是大盗丁喜。

风萧萧兮易水寒。

十一月的天气，长江江面上刮起北风，也笼罩着满天大雾，令人都缩起了脖子。

过年快到，本是长江船只都忙的时候。

商家过年要办货出货。

远方的人忙着回家团聚，船如过江之鲫，多不胜数。可是今天却完全停摆。

因为漕帮与排帮谈判破裂，在江面上对决。

那种场面，犹如三国志上，曹操八十万大军打东吴，在上游，排帮的竹排麻麻密密，几乎把三里多长江面都排满了，每排上面插着排帮红色的长幡。

在下游，乌篷楼船也排得如屋子一样，每条船上插着绿色旗，上面一个大大的曹字。

双方距离十丈。

锣鼓喧天，大家都想先压住对方的气势。

这是开战的序幕，就像老虎要咬人时，必先大吼一声。

漕帮这一届帮主是曹德兴，他就站在第一线的楼船上，一副高高在上姿态，在指挥着。

他不敢小觑这些简陋的竹排，不但排教中能人辈出，尤其排帮的帮主水上飞鹰关成，不但轻功数中州第一，一支镖枪，尤其厉害。

所以今天的局面，是胜是败，还在未知之数。

曹德兴看看自己这边布置得差不多了，对旁边的旗手双手往下一压。

旗手立刻摇动手上的绿旗，这边锣鼓声顿息。

这边一息，排帮的锣鼓声也不再响了。

江面死寂。

但杀气却弥漫着江面，直冲九重天。

曹德兴摸着山羊胡子，开口道：“请关帮主出来答话。”

排帮竹排中突然冒出一个络腮胡子的大汉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关某在此领教。”

他怎么冒出来的，曹德兴居然没有看清楚。

曹德兴扬声道：“关帮主，曹某不想动干戈，今天还是想跟你好言商量。”

关成大笑道：“想要地盘，没得商量，格老子，要打就打！”

曹德兴哈哈狂笑道：“就算要打，曹某也请了一位朋友在此，请关帮主跟他领教，想怎么打都行！”

话声方落，楼船上一条人影飞出，轻飘飘地落在竹排上，浮在水上的竹排，居然没有一丝晃动。

他白布绕头，一身白色短衣裤，英气勃勃，竟是名闻天下的侠盗丁喜。

关成一见之下，顿时变了脸色，勉强一拱手道：“丁老大，你怎么也来替曹老头撑腰？”

丁喜笑道：“干戈一起，要死多少人命，所以我只能出

面，向你关帮主要个面子。”

关成勉强道：“你丁老大既然出面，只要我能接受，一定悉听遵命！”

丁喜道：“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大家各让一半，不就都成了朋友，何必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？”

关成沉思了。

他懂得丁喜话里的意思。

漕帮要两百里，现在打个对折，就是代表一百里，三个好码头。

以传统来说，这等于丧地辱帮，根本没得商量，可是拒绝呢？触怒了这位丁喜，只怕排帮非吃亏不可。

因为排帮所有的高手加起来，也不是丁喜的对手。

何况还有漕帮的高手在虎视眈眈。

既不能打；又不能答应，这局面又怎么办呢？

关帮主在左右为难，丁喜却又说话了。

“在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我丁喜讲道义，也讲道理，这件事也的确让你不好回答。”

关帮主忙道：“丁老大能通情达理，关某感激不尽。”

丁喜道：“所以我看，你需要一点时间与帮内弟兄商量，或者也需要长考。”

关帮主忙点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丁喜道：“那你订个日子再跟我见面吧！”

能够暂时解开僵局，关帮主自然高兴，忙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



丁喜道：“日子定在哪一天，请现在跟漕帮说。”  
关成想了一想道：“半月之后，就在黄鹤楼见面？”  
丁喜道：“好，时间中午，我准时与曹帮主赴约。”  
说完一拱手，人又飞回了楼船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江面上两帮的船只，渐渐退却，终于消散。

对峙的杀气也得暂缓一缓。

漕帮这边得意洋洋，他们能使姿态高了三百年的排帮不敢妄动，就已在精神上先驰得点，掌握了几分优势。

十五天后就等着讨价还价了。

排帮的帮主关成回到总舵，的确大伤脑筋。

他的确有点怕丁喜。

可是又咽不下这口气。

想不出办法之下，只能把排帮的军师爷请了来。

这位军师爷长得狗头狗脑，一副排骨架子，见任何人都皮肉不笑，不过肚子里的确有不少鬼点子。

排帮能够越来越兴旺，跟他的鬼点子，相当有关，所以关成把他倚为左右手，算他是诸葛亮再世。

“苟不理，丁喜出面帮漕帮，你看看有什么妥善的办法。”

苟不理是军师爷的名字，可不是北京苟不理包子。

这位苟军师笑了笑：“刚才属下已想好一条妙计。”

关成精神一振，道：“你且说来听听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办法很简单，咱们也请一位与丁喜分量相当的大菩萨出来，大家来一出打曹骂曹，就算金本铁公鸡，也不会吃亏。”

关成皱眉道：“我也想过，可是现在江湖上，似乎已很难找出能与丁喜对抗的高手，就算有，只怕也未必肯管档棘手的事。”

苟不理笑道：“有，他不但肯管，而且保证了喜见了也会头痛。”

关成问道：“谁？”

苟不理附着关成耳朵，轻轻地道：“江湖上人物，愤怒的小马。”

关成一呆道：“怎么可能？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。”

苟不理诡谲地笑道：“就因为小马是丁喜的好兄弟，所以他一出马，丁喜才会头痛，尤其他的一双铁拳，就算丁喜也要顾忌三分。”

关成道：“话虽不错，点子也很新鲜，但要他肯来啊！”

苟不理道：“凭属下三寸不烂之舌，一定办成这件事，不过花费可能大一点。”

关成想了一想，花费再大，也是划算，于是道：“好，你去办，任何支出，没有限度，但时间只有十五天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够了，属下立刻告退去准备。”



小马躲在自己的狗窝里。

一天到晚面对古琴，好像害了相思病。

他知道这把古琴一直伴在单小琳左右，现在他希望单小琳能来拿琴，自己就能见得到她的面。

看琴如看人，现在他连酒也不喝了。

这一天，他还没起床，外面却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哪个王八蛋敲门？”

这几天小马闷得火气大得很。

门外有人道：“小马，我是王先头啊！有位大富翁的管家来探望你罗，你快起来开门啊！”

什么大富翁的管家？自己根本不认识有钱的人？他气呼呼起来，过去打开门道：“是不是有人想要吃我的拳头？”

王秃头摇着光秃秃的脑袋往篱笆外一指，道：“你看看，随从一大批，个个像你的孙子，你拳头打得出去吗？”

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。

小马目光往外一看，也不禁怔住了。

篱笆外面，的确站着一个人八字胡子的中年人，瘦瘦的却一身光鲜，满面含笑，在他身后至少有八个人，两个人挑一副担子，四四方方的担子排成长长的行列，好像是来送礼的。

礼无好礼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是不是又有什么事

要自己帮忙？

小马心里这样想着，不过总不能让人家站着，于是对王秃头挥挥手道：“叫他们进来问问，不要找错了地方。”

“错不了。”王秃子笑嘻嘻地回答，一面急急走到篱笆边道：“苟老爷，快请快请，那位小马哥就在里面。”

那位八字胡子的人自然是苟不理。

他挥挥身上衣服，四平八稳地走进篱笆，兜头一揖道：“今日得识尊驾，三生有幸。”

小马道：“少废话，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有什么事，快快给老子说清楚，老子这几天心情不爽，不喜欢有人打扰。”

这番话噼噼啪啪像连珠炮。

但苟不理不慌不忙地道：“是是是，我名叫苟不理，知道你小马哥最近很不开心，所以特地来向你报个喜，也送上一份喜礼！”

小马一哼道：“报喜？报什么喜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小马哥，事要说后头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，何况我们赶路，赶得口干舌燥，还想请你赐一碗水喝。”

碰到这样奴颜卑色的对象，小马再不高兴也发作不起来，他于是道：“我这间狗窝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不过喝碗水是有的，请。”

“多谢。”苟不理转身向外面的随从招招手，叫他们把担子抬了进来，放在院子里，然后才低头跨入屋内。

小马道：“请坐。”

随手在茶壶里到了一碗水，递给他。

苟不理喝完水，眼睛却望着桌上那把古琴，道：“想不到小马哥还嗜丝弘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小马道：“这把琴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还是说说你来报什么喜？送什么礼？”

苟不理笑了一笑道：“古琴跟在下是没有关系，但对你却有很大的关系，而跟我报喜也有牵连，你想必已知道我是报什么喜了吧！”

小马心头一震，急急道：“你知道单小琳姑娘在哪儿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现在不知道。”

小马瞪着他道：“不知道，你又说有牵连……”

苟不理道：“虽然现在不知道，但是我要是帮你去找，保证不出一个月就知道。”

小马冷笑道：“我找了她五年，还摸不到她的影子，你居然敢吹牛？”

苟不理显然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，有备而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说话做事，从来按部就班。这一点你可以打听一下，如果有人说我会吹牛，我愿以自己的脑袋奉上。”

小马目不转睛地瞪着他道：“我姑且相信，你莫非有什么交换条件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有。”

小马道：“你说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未说之前，我再问清楚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那位单姑娘？”

小马道：“当然要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事，不但要找到那位心上人，而且还要她答应跟你白首偕老，我可以打包票，两件事当一件事办，不但办到，而且要办得两面光彩。”

小马道：“你倒会说大话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但说到就要做到，你不妨去打听，排帮的狗头军师，从来没有说了做不到的事。”

小马心头又是一震，这才知道对方是大有来头，而且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
他抱拳道：“原来是排帮的军师爷，我听过你的大名，现在你该说你的交换条件了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第一，你收下了礼，才好说话。”

小马道：“是什么礼？”

苟不理向门外招招手道：“统统搬进来，请小马哥过目。”

担子一副一副抬进来了，摆满了小小的屋子。

所有箱子由随从一一打开。

第一箱是金元宝。

第二箱是银元宝。

第三箱是绫罗锦缎。

第四箱最特别，一双金雕的手，捧着一只玉雕的美人，那美人竟有点像单小琳。

小马对那些金银绸缎并没有注目，却对这特出心裁的雕像，情不自禁也拿起来观赏，看得有点痴了。

他爱不释手地捧在手中。苟不理又笑道：“这座像费了

我不少工夫，先由泥人捏出人像，我再找红阁用玉雕像，东西不在价值，却代表排帮的一份心意。”

小马却又把雕像轻轻地放回箱子，笑道：“这不但是一笔财富，也花了你不少工夫。”

苟不理得意地道：“确实是的。”

小马道：“但是我为什么要先收下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因为小马哥肯收下，就表示的确想要单姑娘成家，我若找到单姑娘，告诉了这个情形，单姑娘必然会感动得心甘情愿随我来见你。”

小马暗暗一叹，这狗头军师不但清楚自己的毛病，而且也把单小琳的心思摸透了。

他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先收下，你们排帮要我帮什么忙？”

苟不理这才挥退随从，亲手把门关上，放轻声音道：“漕帮与排帮的纠纷，你想必听说过。”

小马道：“听说这本铁公鸡，你们两帮每隔十年八年都要演一次，最近我没有出门，所以也听不到什么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最近漕帮又找排帮的麻烦了。”

小马道：“这倒稀奇，依我所知你们排帮的力量比漕帮雄厚，你们不找他们麻烦已经不错了，他们怎敢找你们排帮的麻烦？莫非吃了豹子胆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按常理讲，的确就是像你所说，可是现在听说漕帮请出一位武功极高的高手，所以才有恃无恐。”

小马道：“有这种事？是谁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漕帮这次保密到家，敝帮多方打听，却打

听不出是哪一位高人。”

小马笑道：“所以想要我出去拚命。”

苟不理道：“是，不过拚不拚命，尚在未知数，敝帮帮主认为有小马哥撑住场面，敝帮纵然输了，也不会输得太难看。”

小马道：“我有这么大的分量？”

苟不理微微一笑道：“愤怒小马的名声已如日中天，火烧鬼城十八层地狱，苗疆三十六峒封你为英雄，这些故事已经传遍大江南北，小马哥这块招牌已经是铜铸铁打金字的招牌，谁都得让三分。”

这几句话虽然是谄媚之词，但是听在小马耳朵里，也使得小马全身飘飘然。

所谓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

何况这是事实，并非夸大的故事。

小马脸上不禁有了笑意，问道：“漕帮找你们什么麻烦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漕帮说‘天下为公’，敝帮管辖的水道太长，码头太多，应该分他们一百里水道，三个码头。”

小马道：“好像两三百年来，你们两帮管的地盘，都是那样子，他们凭啥子要你们改变现状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小马哥果然明理，就是这话罗，敝帮若是答应，不但砸了名声，也怕漕帮又会尝到甜头，得寸进尺。若不答应，怕对方请来的高人不好对付，敝帮帮主现在像伍子胥过昭关，急得头发都快变白了。”



小马道：“所以想到找我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正是，帮主想来想去，能镇住场面，使对方不敢妄动的，就只有找你，所以务请小马哥赐个薄面，排帮上上下下，感同身受。”

小马道：“格老子，我最看不惯这种恃势欺人之事，这件事，我帮了。”

苟不理一整脸色道：“小马哥仗义抱不平，我实在钦佩，但此事非同小可，关系排帮数千人生命，你既已答应，临场千万不可抽腿。”

小马怒道：“这算什么话？我是那种人吗？”

苟不理道：“你当然不是那种人，我只是郑重提醒一下而已。”

小马一哼道：“无论对方是天皇老子，我小马也要叫他不敢嚣张，这里有我在，漕帮休想得你一寸水道，一角码头。”

苟不理这才欣然一揖道：“有小马哥的金口诺言，我可以回报帮主，让帮主吃下一颗定心丸，三日之后，双方约在黄鹤楼讲斤头，届时当候大驾光临。”

小马点点头道：“我准时赶去。”

苟不理满怀欣喜地恭身而退。

他心里在想，这下有好戏可看了，丁喜对小马，狠比狠！看看谁最狠？